

吴建民：经济外交研究大有可为

感谢张幼文院长刚才的介绍，称我为外交家我不敢当。做了一辈子外交，外交领域很广，一个人一辈子能做的事情又非常有限，我称不上外交家。

经济外交演讲会我完全支持，这次演讲会举行的时机非常好。

我想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第一点是经济外交进入黄金时期。

前不久，我出了一本书《外交案例》。钱其琛副总理为该书写了一个序，里面有一段话：“世界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已经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

钱副总理1988年到2003年期间掌管中国外交，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从低谷走向了辉煌。1989年中国外交进入了低谷，很多人预言中国外交多少年翻不了身。可是因为中央的方针正确，中国外交没有在低谷徘徊，而是逐渐走向了辉煌。钱副总理的这几句话，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时代变了，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很多问题最后都要靠武力、靠战争来解决。但是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很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外交来解决。经济外交是整个总体外交的一部分。钱副总理说外交迎来了黄金时期，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经济外交。

为什么说经济外交迎来了黄金时期呢？我想是由于全球化、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从事经济外交的平台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大，我们今天从事经济外交的平台是全世界，这是全球化造成的。一个统计非常说明问题。1949年到1978年，29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的总人数为28万人，每年不到一万人。2006年，中国走出国门的就有3450万人；2200万外国人来中国。2007年中国人出国的数字将达到4000万，外国人来中国2700万。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中外交流的规模如此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大平台就给中国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黄金时期的到来还表现为增长快。1978年中国的外贸总额才206亿美元，2007年估计能突破20000

亿美元。这么快的发展速度意味着中国在各个领域同世界的共同利益在迅速地增长。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经济外交大有可为。

经济外交的提出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人提出经济外交这一命题。我在法国当大使的时候，一位“法兰西大使”（这是一个头衔，是法国外交官中的最高级别，相当于军队中的元帅。这样的大使人数不多，都是外交部的老资格，很有经验。）对我说：“50年前，如果大使去讲经济问题，那可能会沦为笑柄。今天，大使不懂经济，会沦为笑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外交在很长时间里面局限在政治领域，很少谈经济。现在大不一样了，必需要谈经济。拿我本人的经历为例，1994年到2003年我在外国连续当了9年大使，经济外交占去了我60%的时间。所以，经济外交的重要性在上升。

为什么说经济外交研究大有可为？首先我觉得经济外交需要总结经验。明年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过去29年，中国的经济外交做得有声有色，有很多经验需要总结。我们在中国国内对这一点感觉不明显。我到欧洲去，有些国家的大学专门请我们外交学院的老师到他们学校讲授经济外交。我问他们原因，他们说你们的经济外交搞得多好啊！哪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合作像中国这样发展迅速？中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所以他们希望中国人去讲。

第二点是经济外交需要找出规律。经济外交、政治外交、以及其他领域的外交都一样，它们都有自身的规律。规律如何探索？应该通过分析大量的实践，从大量的案例中获得。找出规律对指导实践大有好处。我觉得在找规律方面有很多事情可做。

第三，发现动向。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很多新的事物在出现，经济外交领域也不例外。那么这些新动向是什么？我们又如何把这些动向找出来，通过媒体传达给公众。这些动向被抓住，就能形成商机。

我讲一个例子：当今世界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其主力军是亚洲。基辛格讲世界的重心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个大趋势必定会带来经济领域的新动向，就是说中国的经济

界人士在向海外投资的时候,可能要考虑亚洲。胡锦涛主席2004年在博鳌论坛上讲,中国企业走出去,首选目标就是亚洲。

在亚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之下,我们的思路可能要变一变了,以前想走出去,首先想到的是欧洲、美国。这些地区固然重要,但更要注意新趋势。现在非洲要去,拉丁美洲也要去,但我认为经济界的人士要关注亚洲。因为这一区域是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投资、经商、发展合作都有很多机遇。

最后,我想对外交学院经济外交研究提几点希望。我觉得需要抓好几个结合。

第一,要抓好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国际法的结合。三者结合是外交学院的优势。我们这里除国际经济学院外,还有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法系。世界经济活动脱离不了大的政治环境,对大环境的理解和认识至关重要,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家就能提出一些看法。而这些又可能是国际经济专家所缺少的。

国际上也需要法治。法治是什么?就是要按照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办事。在从事经济外交的时候,我们按照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去办事,就容易成功。我们有时和别人发生分歧,按照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去办事就比较容易解决。所以我觉得在研究经济外交的时候,把三者结合起来,对于推动经济外交的研究很有好处。跨学科研究往往容易走上学科研究的前沿。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第二,理论与实践结合。我非常高兴,今天经贸部的两位司长还有外交部经济合作办公室的副主任都来了。他们在一线有大量的实践。我们可以从

他们的实践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有很多理论知识,但是理论如果不和实践结合,给学生讲课就比较空洞,有时也很难深入下去。所以我觉得要做学问的话,还是应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有了理论,会更好地认识实践;实践回过头来又可以向理论提出新的问题,推动理论向前发展。

第三,宏观与微观结合。世界上有几个大的趋势,这些趋势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但是从每一个地区来讲,每一件案例,每一项经济合作来讲,又是微观的。宏观和微观是相互联系的,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宏观的情况会对微观造成影响,微观的事情积累多了又会对宏观产生影响。我觉得经济外交的研究要深入,要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

第四,历史与现实结合。任何事物,其发展都经历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今天的世界是昨天的世界发展过来的,明天的世界又是今天世界演变过去的。如果我们对历史的渊源不清楚,那么我们对今天现象的认识深度就会欠缺。如果我们明白历史上这些事情是如何发展过来的,我们对现实就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样,我们在对历史和现实有了很好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预测未来。

张幼文教授担任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院长之后提出,国际经济学院重点应该研究经济外交,这非常对。过去外交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主要去外交部,现在不同了,外交学院毕业生一半以上是到企业和政府各部门从事经济外交。外交学院领导一致支持张幼文院长将经济外交作为学科建设核心。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外交学院从事经济外交研究是大有可为的,一定会适应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也适应世界对中国需求上升的趋势。

(董炜 刘曙光整理)

张向晨: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与责任

今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六周年的纪念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来纪念,目的是回顾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走过的历程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借此机会和大家探讨几个问题。

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

这个问题在前两年争论得比较厉害,有人认为

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会受损失,会弊大于利,有的人说短期内弊大于利,长期内利大于弊,各种观点都有。但是五六年之后没有人再争论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是受益者,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获得了好处,这是不争的事实。海关的数字、中国经济的增长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从之前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现在的第三位,而中国的经济总量上升到第